

目 录

贺龙同志战斗在洪湖·····	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 (1)
三过草地话长征·····	王加善 (52)
回忆黄麻起义·····	周业成 (59)
大别山斗争的片断回忆·····	黄宏儒 (70)
记应城汤池合作事业训练班二三事·····	许子威 (78)
五四运动在武汉·····	郑南宣 (87)
我在武昌农讲所的学习经过·····	陈念夷 (93)
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响应南昌 起义前后·····	韩 浚 (99)
我所知道的叶挺独立团·····	韩 浚 (120)
大革命时期的一所红色学校·····	傅瑞华 (123)
击溃夏斗寅进犯武汉的经过·····	韩 浚 (127)
回忆恽代英老师·····	柳野青 (131)
我的祖父何羽道烈士·····	何秉冲 (135)
湖北“和平运动”的片断回忆·····	贺有年 (144)
我所亲历的湖北“和平运动”·····	胡楚藩 (148)
武昌文华书院的始末·····	卢春荣 (153)
附：征集有关湖北方面文史资料的参考题目·····	(158)

贺龙同志战斗在洪湖

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

太阳出来满天红，
扛起梭镖跟贺龙。
贺龙跟着共产党，
共产党有个毛泽东。

这首歌谣，是当年洪湖苏区广大革命人民献给贺龙同志的颂歌。它反映了贺龙同志紧紧地和人民群众战斗在一起，人民群众热爱贺龙同志的真挚感情。

贺龙同志在南昌起义之后，于一九二八年一月，和周逸群同志一起来到洪湖。在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道路的启示下，领导湘鄂西人民开辟了洪湖根据地，创建了工农红军——红三军团。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中，领导洪湖和湘鄂西地区军民战斗了七个年头，与广大革命人民建立了鱼水相依的关系。

贺龙同志，在三进洪湖的战斗历程中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他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至今仍在洪湖人民中广为流传，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。

一、初进洪湖

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受到挫折后，革命处于低潮。贺龙同志，在党组织的护送下，辗转到达上海，找到了党中央。

贺龙同志在上海，坚定地向党表示：还是让我回湘鄂西拉队

伍打游击吧！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同意他的请求，要他和周逸群同志组织湘鄂边前敌委员会，建立革命根据地，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。他肩负党的重托，满怀信心，和周逸群同志一道，赤手空拳地来到了洪湖。“洪湖来了贺龙军，带领穷人干革命，穷人听说贺龙军，拿刀扛枪到处寻；白匪听说贺龙军，起早睡晚不安宁。”从此，在黑沉沉的洪湖地区，燃起了一支红亮的火炬。

观音洲“借枪”

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，一艘从汉口开往宜昌的江轮停靠在新堤镇码头，七位商人模样的客人，走出轮船帐房，登上了趸船，帐房先生连忙赶出来，拦住为首的一位，用手指指岸上，小声地说：“王先生，我替你们叫一支划子吧？上了岸还是要叫划子走啊！”

新堤和汉口一样，到处是岗哨，到处是枪兵，五步一哨，十步一岗，横眉竖目，盘查森严。被称为“王先生”的商人，向同伴们使了个眼色，便客客气气地说：“麻烦你了！麻烦你了！”不一会，帐房先生叫来一只带篷的木船，等到七位客人坐上去，开了船，才放心地向舵舱把手一挥：“开船！”

江轮上的帐房先生为何这样客气和负责？原来这王先生不是别人，正是蒋介石悬赏缉拿的贺龙同志。帐房先生是自己人。

木船在水上行驶，劈波斩浪，迅速前进。经过一天一夜的逆水行舟，贺龙同志与船工们的关系搞得很融洽，便打听道：“你们常在这段江面跑，知道哪里有团防吗？”船工们常遭团防盘查，恨透了他们，说“前面观音洲有一股小团防，十几个人，十多条枪，常逼我们靠岸敲榨勒索，无理取闹，那般家伙坏透了！”

“那请你们在观音洲停靠一下，我们上岸有点事，麻烦你们等一等我们，行吗？”船工们都点头说好。

果然，到了观音洲，船工们把船靠了岸。贺龙同志一行七人向团防驻地走去。团防队长李过水（群众叫他李祸水），正蹲在大

门前逗小孩，几个人突然走到他面前，他还未发觉。贺龙同志象与熟人开玩笑似地朝李过水屁股上轻轻踢了一脚，李过水猛地站了起来；见来人身材魁梧，戴一副墨色眼镜，穿一件皮大衣，狐皮领子上围了围巾，显得十分阔气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贺龙同志先开口说话了：“我是贺龙，来借枪的！”

李过水这只地头蛇，从来没有见过贺龙这样的“大官”，但贺龙的名声，他却早就听说过了，脸色刷地变了，吓得张口结舌，魂不附体。他脑子里正在打转转，只听屋里“叭”地响了一枪，原来是随同贺龙同志上岸的卢冬生把一个要动手的团防兵解决了。贺龙同志这时伸出手来，抓住李过水的衣领，问道：“借你几条枪有好大的事，赶快说话！”

李过水见打死了小队长，自己又被抓住，只好把六条步枪，四支驳壳枪和二百多发子弹全部交了出来。

贺龙同志正打算走，李过水赶上前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贺将军，这，这，我怎么交待……”贺龙同志笑笑说：“这好办，给你打个收条！”周逸群同志真的回转身，进屋写了个收条给他，并在落款处画了一条龙。卢冬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。贺龙同志抢着回答说：“我喜欢蛟龙，它所向披靡，无敌不摧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百里洪湖，如龙得水啊！”说到这里，他略停了一下，用闪亮的眼光扫视着团防队住所的堂屋，发现了左边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。贺龙同志走近地图，提高了嗓子坚定地说：“你们再看洪湖，上接洞庭湖、东山，直到沙市；下抵仙桃、汉川、汉阳；北到天门，南至安乡；左据长沙，右扼武汉，俯瞰长江天险。我们在这里和蒋介石、汪精卫斗，不正是如龙得水吗？”正是：“蛟龙入水掀波涛，冲得江水涨大潮，跟着贺龙驾风浪，杀尽天下狗豺狼。”

年 关 暴 动

江水滔滔东下，木船继续溯长江而上，又经过一天一夜，于

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到达反嘴，会合了贺锦斋同志领导的游击队，共一百七十多人，百多条枪，离农历除夕只有一天了。贺龙和周逸群等领导同志连夜研究了当前的行动方针，决定在洪湖地区发动群众，进行年关暴动，开展土地革命，建立工农政权，发展地方武装；并进而统一两湖（洪湖和白露湖）游击队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。在两湖革命部队未集中前，先打出四十九路红军的旗号，以扩大影响。

一月二十二日，即农历除夕，根据周逸群同志的调查，反嘴一带有四家罪大恶极的土豪，其中为首的是张定勋。“七·一五”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，躲在监利城的张定勋，认为复辟时机已到，拼凑了一个地主“还乡会”回到反嘴一带，到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对农会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报复。贺龙同志便决定拿张定勋开刀。

张定勋这只狡猾的恶狼，从来不在家过夜。贺龙同志说：“锦斋，你派个人去探听一下，张定勋今晚回不回来过年？我认为他会回家过年，只要他回来，我们可以来个拦路打狗！”大家都赞成贺龙同志的办法，并详细商定了行动计划。

晚上七点多，张定勋才坐着轿子，带着十多个狗腿子，挑着从农民身上敲榨勒索来的财物——五百多块银洋、一千多元限期缴纳的罚金票据和其他的抵押品，偷偷摸摸地回到反嘴。沿途埋伏的游击队岗哨，早已严密地监视着他，迅速传递他的行动消息。当他的轿子刚一上江堤，贺锦斋立即率领游击队员一跃而出，冲上江堤，拦住去路。贺龙同志厉声喝道：“轿内是谁？”张定勋神气十足地答道：“张定勋！”话音刚落，贺锦斋手起枪响，张定勋应声倒在轿内，一命呜呼。跟来的狗腿子受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一个个吓得浑身打战，急忙举手缴枪投降。这一“开刀”战斗，就这样干净利索地解决了。

与此同时，周逸群同志带领一部分游击队员，也顺利捉到其

他三家土豪。张定勋等四家土豪的祖宗灵牌被砸碎了，文件帐簿被烧毁了，粮仓被打开了，……“打倒土豪劣绅”，“年关暴动胜利万岁”的口号声，如雷霆万钧，震撼着黑沉沉的洪湖，激荡着乌云密布的黑夜。

第二天早晨，农民们打开大门一看，每家门前都放着一担谷，十块银洋。都大胜惊奇！

有的说：“怪不得口号喊得象轰雷，原来是大队红军把张定勋‘还乡会’都端了！”

“我亲眼看见的，贺总指挥骑着大黑马，红旗多得耀眼，背后最少也有五千人马。”

“不止，少说也有一万，你想，四十九路军，一路只算五百，四十九路，该多少？”

群众到处议论起来，有意识地推波助澜，闹得敌人草木皆兵。国民党不知道贺龙同志究竟带了多少红军，只好从洪湖、白露湖等地收回一部分兵力来对付，可是等国民党部队扑向反嘴时，四十九路军却一个也不见了。

敌人收缩兵力，减轻了活动在洪湖附近的邓赤中、彭国材所领导的游击队和洞庭湖一带的吴仙洲游击队的压力，使他们得以顺利突破敌人重围，按照湘鄂边前委的命令，到达监利下车湾会合。

三支队伍按照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的指示，编成两个大队，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，统一由湘鄂边前委领导，以洪湖西南为中心，时而集中行动，消灭地主和土匪的武装；时而分散开来，宣传群众，帮助群众劳动，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。

工农革命军在贺龙同志的指挥下，向土豪劣绅展开雷轰电劈的进攻。首先沿江堤而下，消灭了何堡、尺八的团防；接着打到洪湖边的聂河，处决了劣绅聂麻子；又打到王垸，活捉清湖队长史承生。……一夜横扫了一百多里，消灭了八个团防队，镇压了

二十多个穷凶极恶进行阶级报复的地主豪绅。

工农革命军发动的年关暴动，风驰电掣，席卷大片地区。石首、华容、江陵、沔阳、汉川等地贫苦农民，纷纷投入自己的队伍——工农革命军，拿起刀，端起枪，向着地主豪绅一起冲杀过去。石首一千多农民，在李兆龙、李恒久的领导下，与工农革命军配合，在东山、石华土区举行年关暴动，攻下塔市驿，随后又拿下了调关、高基庙和石首县城；在江陵龙湾，八百农民暴动，刀劈了常练队长李大仁，消灭了老新口团防；在汉川沔汉湖渔民暴动，一夜就镇压了大湖霸十七个。当时，洪湖地区农民编了一首渔歌来歌颂年关斗争的胜利：“白雪飞，贺龙到，腰上挂着盒子炮，手里拿着大马刀，伢子把衣拉，老少哈哈笑，贺龙新年回来了，他给我们把仇报，千年苦水一口吐，打倒劣绅和土豪。”

智 歼 顽 匪

洪湖到处是新军阀的散兵游勇，五里路一个团防队长，十里路一个司令，都打着“清乡”的牌子，遍设关卡，横征暴敛，无恶不作。加上土匪打家劫舍，异常猖獗。广大贫苦农民天天躲“清乡”，夜夜防匪盗，有的不堪清乡队和土匪的蹂躏，整户整户搬到湖内蒿滩中过活。

年关暴动胜利后，贺龙同志立即在洪湖边的剪刀口召开干部会议。他着重指出：我们工农革命军，要保护群众利益，为民除害，让群众明白我们是他们自己的军队。贺龙同志带领部队一面打击团防和白军，使敌人龟缩在大据点里不敢妄动；一面消灭多如牛毛的大小土匪。朱河一带，有个土匪头子张烟灰，自称是“洪湖王”，手下有一百多个兵痞，八十多支驳壳枪，专门配合白军“清乡”，群众恨之入骨，称他们是“小蒋介石”。由于他们过去和贺锦斋有点联系，贺龙同志就先派贺锦斋去做争取工作。张匪顽固不化，反而把贺锦斋“礼送”到车湾。有人主张立即以武力解决，

贺龙同志不同意，他说：“这些匪徒多是本地人，人地熟悉，东躲西窜，我们不易摸着他们。就是摸到了他们，也多半靠近敌人大据点，吃不掉。既然他们能‘礼送’锦斋，我也能‘回礼拜客’！”

二月十六日，贺锦斋侦察到张匪在沙岭过夜。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立即带领卢冬生前往沙岭“拜客”。

张烟灰正在房子里抽鸦片，一匪徒慌忙跑进房里，向他递上一个名片。张烟灰接过名片一看，顿时心里一惊，眉头一皱，忙问：“来了多少人？”当他得知只有三人时，马上满脸堆笑，连连喊道：“贵客到，快请！快请！”他立刻掏出两把盒子枪，一步跨出房门。贺龙同志迎着张烟灰的双枪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更不答话，抖了抖长袍，慢慢地走到他的面前：“张司令，久仰久仰！你要看清楚，我是贺——龙！”张烟灰赶忙收起双枪，连连拱手说道：“贺将军，失迎，失迎。乱世荒年，在下黄尘遮眼，只请将军包涵。”

张烟灰把贺龙等三人迎进房内，又是奉烟，又是递茶，顷刻间，烧旺火盆，摆齐酒菜，张烟灰举着酒杯说：“贺锦斋师长上次来，并非小弟不见，实在是下面弟兄为难。来，来，请军长喝一杯！”贺龙同志嘿嘿冷笑两声，扬声问道：“张司令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！”说罢把酒杯“咣啷”一扔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你请什么客？插着双枪，站着门卫，要把我们怎么样？”张烟灰听罢，强作笑脸说：“误会，误会，外面没有门卫，弟兄们都在赌钱，我这个枪嘛——”一边说，一边掏出来，左手递给贺龙同志，右手递给周逸群同志，刚要坐下，卢冬生飞起一脚，踢在他的小腹上，他惨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贺龙同志一个箭步上前，抓住他的手腕用力一拧，张烟灰胳膊扭了筋，痛得歪倒在地，半天才缓过气来。他恶狠狠地望着贺龙同志的枪口，壮着胆子说：“这里是沙岭，是我的第二个窝，离朱河镇只有两里多路啊！”贺龙同志冷笑一声：“可你的命在我的枪口上！”张烟灰咬着牙齿说：“我只要喊一声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！”卢冬生的匕首一晃说：“你敢叫，我立刻开你的膛！”

张烟灰垂下了头，半天才说：“贺军长，你们想要什么？”贺龙同志把枪一点：“交出全部枪枝弹药！”

兵不血刃地活捉了张烟灰和他的一百多名顽匪后，贺龙同志又指挥部队快速急驰一百多里，直扑砖桥。在当地农民自卫军配合下，一枪未发，先把正在庙堂里寻欢作乐的四十多个土匪活捉，然后以闪电般的动作冲进土匪头子文大哥的碉堡里，逼进文匪暗楼。土匪看到一支天兵陡然出现在门前，大吃一惊。匪众负隅顽抗，被我战士用一排手榴弹，一阵排子枪打得血肉四溅。文匪慌忙钻进暗楼，垂死挣扎。贺龙同志指挥战士们火烧暗楼，文匪只得放下双枪投降。

这一仗缴获步枪一百多枝，轻机枪三挺，子弹上万发，还活捉了文匪大小头子七人。

消灭张烟灰和文大哥这两股最大土匪后，地方安宁，人民称庆。从此，洪湖地区的散兵游勇纷纷向工农革命军靠拢，接受改造，人民群众都说：贺龙军真是穷人的队伍！

出奇制胜

在贺龙同志的指挥下，工农革命军机动灵活地迷惑敌人，调遣敌人，疲劳敌人，不断歼灭敌人。敌人处处挨打，我们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。在短期内，便消灭了许多股团防和土匪，工农革命军已发展到近千人枪，组成了三个大队。

这时，敌人企图夹击砖桥的工农革命军，贺龙同志根据农民自卫军的报告，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，奔袭朱河镇，出奇制胜。

朱河镇是洪湖西南游击区中心根据地的门户。敌人称作是洪湖西南边上拔不掉的钉子，长江下车湾一带打不瞎的眼睛。在敌人集中兵力夹击砖桥工农革命军指挥部时，这个老巢却比较空虚，只驻有四川军阀杨森部一个连和一百多人的团防大队。

工农革命军在农民自卫军的帮助下，隐蔽急行军一百多里，

插入敌人心脏地区，住在监利城敌人眼皮底下的王塘村。拂晓前，根据贺龙同志的部署，周逸群同志已经带领大部分队伍出发，直扑朱河镇。突然，监利城内两个排的敌人骑兵出动了，朝王塘一带前进。当时主力已离开多时，贺龙同志身边只有二十多人。但贺龙同志果断地一挥手“打！”他一面派人掩护村上群众转移，一面集中战士和农民自卫军进行战斗动员。贺龙同志根据十多年的作战经验，对敌情和地形进行了认真分析。王塘村前有条垸堤，垸堤旁有条干河沟，也被积雪覆盖；村后就是长江江堤。敌人若是到朱河去，必经垸堤，不会走之字形的江堤。贺龙同志抓住这个有利的地形，把兵力集中在江堤上，并在两家地主房顶上架起两挺机枪，封锁垸堤。战斗打响了，贺龙同志来回指挥，子弹不时从他头上飞过，大家都为他的安全耽心，但是贺龙同志从容自如，指挥若定。在他英勇奋战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下，干部战士勇敢作战，不怕牺牲，用火药严密封锁垸堤，一下把敌人骑兵压到垸堤下的河沟，有的被打死，有的连人带马陷进了深雪里，爬不起来，乖乖地当了俘虏。

王塘伏击战的胜利，保证了周逸群同志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主力，一举突破朱河镇守敌的环形水网工事，占领了朱河镇，俘敌数百，缴枪两百余支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。大大装备了工农革命军，骑兵支队也正式建立起来了。

工农革命军骑兵支队的建立，使我军如虎添翼，更加发挥了在游击战术上机动灵活的特点。洪湖西南原来七十多个团防队被我军全部消灭，国民党匪军只能龟缩在监利县城。工农革命军活动范围日益扩大，监利、沔阳、石首、公安、常德、南县、江陵、汉川等县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洪湖渔民游击队，监利、沔阳两县游击队和白露湖、石首游击队更加壮大，形成了洪湖、白露湖和东山等几十块游击中心区。

但是，由于“左”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，在年关暴动中执行

了一些“左”倾盲动政策，打击了中间阶级的利益，破坏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的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，这就使洪湖地区这场伟大的斗争受到了严重干扰。

工农革命军在进攻监利城失败后，转移到石首调关。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在焦山河召开了湘鄂边前委扩大会议，决定把队伍交给石首中心县委统一指挥，建立工农政权，开展土地革命，发展地方武装，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去湘西开辟根据地，扩建武装，计划一九二八年六月在石门南乡和洪湖部队会师。

监利县城虽然没有攻克，可是伤亡不大，工农革命军战斗力仍然很强。根据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，各派军阀正酝酿新的战争，荆江两岸的反动武装并不雄厚等情况，可以说客观环境还是有利的。但石首中心县委受“左”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，热衷于城市暴动，忽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，未能执行焦山河会议的正确决定，而是让邓（赤中）、彭（国材）部回洪湖，吴（仙洲）部回石首，贺（锦斋）部由中心县委带领。这样分兵把口，使工农革命军变成了流动式的武装，就不容易和地方群众运动结成巩固的整体，结果受敌人的夹击而失败。直到五月，周逸群同志从湘鄂边回到洪湖地区，革命斗争才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，并顺利地建立了红六军。

二、二进洪湖

遵照党中央的指示，一九三〇年二月，贺龙同志从湘西率领红二军（由红四军改编）东进洪湖，七月与周逸群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县会师，组成以贺龙为指挥，周逸群为政委的红二军团，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，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。这块红色根据地由洪湖区（即鄂西区，它是中心根据地）、湘鄂边、归兴巴、鄂西北和襄枣宜等九块根据地连接而成，前后席卷五十多个县市。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和湘鄂西省委会、湘鄂西省苏维

埃政府就设在洪湖西岸瞿家湾。

红二军团成立后，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一道，同“左”倾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，在中心根据地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，实行了土地革命，发动了广大农民，扩大红军力量，大力支持地方游击队、赤卫队、少先队、儿童团的发展，形成一套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、赤卫队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，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。

痛歼白极会

红二军团在江陵普济观整编后，于一九三〇年七月下旬，分两路向东北挺进。在贺龙同志指挥下，军团主力扫除了潜江龙湾、熊口等敌据点，然后渡过东荆河，解放了潜江县城，基本上肃清了襄河以南潜江境内反动势力，迫使残敌退窜到襄河以北，我军乘胜渡过襄河一举攻占了天门重镇岳口，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巢穴——武汉，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恐慌，急令驻汉川的教导三师和二十八师两部星夜增援岳口、仙桃一线守军，并派兵支持沔阳一带的白极会向我苏区重镇峰口扑来。

红二军团主动撤回襄河南岸。为了消灭白极会，贺龙同志亲自率领红六军第十七师离开潜江县城，向峰口快速前进。沿途苏区群众听说贺老总亲自带兵打白极会，无不欢欣鼓舞，有的从几十里外赶来给红军送草鞋，送斗笠，送糯米团，希望红军早日把白极会除掉，穷苦百姓早见青天。

队伍开到峰口，立即同参战赤卫队员赶做工事。贺龙同志叫警卫员到镇里请来几个老年人，询问了白极会组成的情况。峰口一带是受白极会蹂躏最厉害的地方。几个老人含着眼泪给贺龙同志讲述白极会的罪恶，同时也详细地介绍了白极会的组成和发展。

在洪湖地区，远在清朝时期，就有一种反动迷信武装组织——白极会，当年曾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在湖北的革命运动，这时又投靠国民党，受石山港大土豪、大湖霸陈秀达、陈定道的操

纵，首领是周亮。受骗和被迫加入白极会的群众达万余人，分布在东荆河北岸几十里的地方，最重要的佛堂有十六处之多。平时用“神仙保佑，长生不老，富贵荣华，刀枪不入”等反动迷信宣传来迷惑会众；作战时吞黄表，喝朱砂，使用“勾镰枪”，按乡、村组成“编练队”，在会首带领下作战。

几位老人介绍这些情况后，焦急地说：“贺老总啊！要顶住白极会难啊！他们‘刀枪不入’哩，还是把红军主力都拉回来吧。”贺龙同志严肃而郑重地说：“我倒不怕白极会自吹的‘刀枪不入’，怕的是白极会裹胁了大批群众，单纯军事镇压的办法将会导致极为不利的后果，所以，你们提供的情况很好，我们既要武打，也要文攻，要争取和瓦解一般会众，集中力量打击反动会首，不能简单从事。”贺龙同志在段德昌同志陪同下，察看了所有防守阵地。四十九团团长刘仁毅和五十一团团长陈华山，带着战士们守着镇北、镇南；五十团团长张海清领着两连战士，守卫在峰口桥头，朝内荆河岸内，做好了一道临时土堤，五十团战士和四乡赤卫队员埋伏在堤下。瞿家湾打野鸭的老铳手也上阵了。贺龙同志看到这些老铳手，亲切地说：“老人家，白极会‘刀枪不入’你们怕不怕？”几位老把式相视一笑，不好回答，因为他们心里确实有点相信“刀枪不入”的神话。贺龙同志见他们不答，不禁爽朗地笑了起来。他对段德昌说：“你去指挥战斗去吧！我今天就在这里学打铳了。”

段德昌回到桥头，观察敌情。只见远处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夹杂着密集的枪声和哭声，渐渐离峰口近了。段德昌站在桥头隐蔽在“肉案”做的工事后面，怒视着一路火场，眼睛里闪耀着炽烈的火光。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气，抑制了一下激动的心情，沉着又坚定地说：“同志们，苏区群众在遭难，为了保卫苏区，保卫群众，狠狠打！”

白极会总头目周亮，看到镇内红旗招展，刀枪如林，知道我

军早有准备，便摊出了他的王牌，命令大小会首组成的“硬肚子”队打头阵冲杀。只见一百七十多个亡命之徒，头缠白布，赤着双臂，胸戴画着“白极图”的护命咒，腰系红布条，排成三行，在周亮带领下，朝西北磕头礼拜，跪着烧化了黄表，每人都喝了一大碗朱砂“神酒”，在摇旗擂鼓，呐喊击锣声中，举着大刀，象酒疯子一样高声狂叫着：“打不进，杀不进，西天佛爷护我身，……”在他们身后，两千多个同样装束的会徒，有的提枪，有的舞刀，跟着前面一百多个“硬肚子”会首啊嘴、啊嘴的怪叫着，又是蹦、又是跳地直向桥头扑来。

看到这种阵势，赤卫队里几个老銃手着急起来。

“快呀，快去捉条狗来。白极会最忌狗血，神符不灵了，才杀得进去。”

贺龙同志幽默地说：“你老人家怎么不早说，现在到哪里去弄狗血？”

“那就弄一桶尿屎来吧！”

贺龙同志笑笑说：“也来不及了。”

“那，那我带来了一条猎狗，牵去杀了吧！”

贺龙同志大笑起来，对几位老銃手说：“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。那么紧张做什么？来，来，还是教我打抬銃吧！”大家看到贺老总沉着、刚毅的神态，知道贺老总心里是有数的，也就安定下来了。

段德昌同志在桥头也听见大家议论纷纷。心想，还是用枪口说话，拿事实来教育大家吧。他对张海清团长说：“你来指挥。要注意，诱敌逼近，一口气吃掉敌人。瞄准冲在前面的一百多个会首开枪。敌人若退，要乘胜冲出去，能活捉的就尽量不打死，……”

一百步，五十步，三十步，敌人接近桥头了，还没有听到射击的命令，桥头四周的赤卫队员又有点沉不住气了。

白极会会首冲到桥上来了。张海清团长轻扣板机“砰”的一枪，

高喊“点射”！只见那个跑在最前面的手举双刀的会首应声倒地，象只大冬瓜，骨碌碌地滚下桥去。桥头工事内的神枪手们一阵点射，会首又倒下了五十多名。白极会的神符不灵了，佛爷也不护身了，活着的慌忙连滚带爬地朝后逃命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架在大桥两边的机关枪哒、哒、哒响了，四十多个跑得慢的会匪倒下了。

“嗨，哪有刀砍不入，枪杀不进的神话！”堤下赤卫队员们，个个战威凛凛，人人斗志激昂。

“轰隆隆！轰隆隆！”老赤卫队员打响了大抬铳。在扇面形的火花中，愤怒的铁弹猛烈地射向敌人，敌人的会旗被炸倒了。会首陈定道的儿子和五十多个“护旗”会匪躺在血泊中。侥幸活下的敌人，早已成了惊弓之鸟，拚命向后溃逃。

“嗒嗒嗒，嗒，嗒嗒嗒嗒……”嘹亮的号声从镇内响起。随着冲锋号声，守卫在桥头的红军战士，堤下的赤卫队员纷纷跃身而起，精神抖擞，挥动梭标，大刀，向逃窜的敌人冲杀过去。

愤怒的群众，从木桥上，从河流中渡船上岸，从四面八方象潮水般涌出，向敌冲去。他们舞动手中锄头、渔叉，直杀得敌人喊爹叫娘。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，乘胜追杀了三十多里，活捉会首二十九人，消灭会匪一千多名，把白极会赶过了东荆河北岸。

接着，红六军又在杨树峰消灭了白极会一个大队，乘胜攻占了彭家场。红二十军也一举攻下了沔阳城，抢占张家场，控制了里仁口。八月十五日，红二军团分两路总攻白极会老巢河口。在贺龙同志的指挥下，红军勇猛冲杀，打得会匪溃不成军。为了阻止退却，总会首周亮命令“硬肚子”队挥刀砍杀败退会众。可是，会众却掉转枪口向“硬肚子”队开火，当场打死周亮的武师爷，吓得这位“刀枪不入”的龙头首领钻进会众队伍拚命奔逃。总攻河口获胜，歼灭“硬肚子”队一千多，生俘会徒二千多，瓦解会众三千

多。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队员到处找绳子，也无法捆绑这么多俘虏，更无法看押三千多会众，急得团团转。这个说：“只怪枪子弹不长眼睛，没把他们给收拾了！”那个说：“找绳子干什么？把他们统统枪毙算了！”还有的说：“他们烧毁苏区民房三万多栋，残杀群众数千，光枪毙还便宜了这些东西，干脆押回去交给群众，一人一拳就把他们打得稀烂！”战士们连忙向大家解释：“可不能胡来，缴枪不杀，这是政策。”

赤卫队员红着眼，围着战士问：“把他们怎么办？”战士们说：“大家听贺老总的，贺老总自有安排。”

第二天，贺龙同志在河口白极会佛堂前的空场上，召开祝捷大会。赤卫队员一早就赶到了。只见红军战士整齐地站在左边，会场右边站了二千多个垂头丧气的白极会会徒，后面是三千多会众，没有捆绑，也没有人看押，大家不由得奇怪起来，怎么让会徒会众也来开祝捷大会呢？

赤卫队员们正在议论，看到贺老总来了，背后跟着段德昌、王炳南师长和政治部主任柳克明等同志。会场上顿时安静下来，大家等着听贺龙同志的讲话。

贺龙同志站在台阶上，微笑着望了望大家。他高兴地说：“河口这一仗打得很好，彻底粉碎了白极会‘刀枪不入’的神话。……大家恨透了白极会，有的见了一般会众就打、就骂，有的见了会徒要杀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样做对吗？”

会场上纷纷议论起来，有的说“该打该杀，”有的说“光杀不行，还要烧！”贺龙同志摆了摆手，叫大家不要说话。接着说：我也同意杀！而要杀周亮、陈秀达、陈定道这些无恶不作的会首。但是，对一般受骗的会徒，就不能杀呀。他们里边大多数也是贫苦的农民，是被迫受骗当会徒的，只要他们放下武器，就是我们的阶级兄弟。怎么能杀掉他们呢？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杀，正好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诡计。敌人不是造谣说共产党和红军见人就杀，

吓得他们的士兵不敢投降吗？

赤卫队员们听贺龙同志讲得条条有理，顿时豁然开朗，点头称是。

贺龙同志又宣布了对一般会众的政策：不打不骂，平等看待，更不没收财产，还要鼓励他们参加当地农民协会，组织起来，和土匪湖霸斗争。对放下武器的会徒，愿意留下来的，可以入伍当兵，愿意回家的，发给路费，回乡后，和一般群众一样对待。

会徒会众都激动得感恩不已。他们受了会首的欺骗宣传，原来以为被抓住了就是死路一条，没想到共产党和红军对白极会一般会徒会众这样宽大。一个姓刘的会徒，第一个站了出来，引着战士们在佛堂暗室内捉住了陈秀达和陈定道。接着又叫张大水的会徒，从俘虏群里抓出了龙头首领周亮。许多会众纷纷揪出混入会众队伍的大小地主、湖霸，交给了红军。

贺龙同志接受了大家的要求，处决了罪大恶极的陈秀达、陈定道和周亮等二十多名会首。大家拍手称快。猖狂已极的白极会至此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。为革命人民铲除了一大祸害。

苦 练 精 兵

普济观的整编，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创造的经验，决定把党支部建在连上，班和排设立党的小组。同时在连以上设政治指导员（以前各级均称党代表），师和团设立党委会，成立了政治部，整个部队由周逸群和贺龙同志领导的前敌委员会指挥。各师都出版报纸，各连也建立了“列宁室”和士兵委员会。这是普济观整编中最为重大的措施，体现了“党指挥枪”的基本原则。

但在对敌斗争中，也暴露了部队在战术、技术上的许多问题。为了把部队训练得更加适应未来革命斗争的需要，贺龙同志在消灭白极会的军事行动之前，就指定汤慕禹同志临时组成一个教导队。训练的重点是干部。贺龙同志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和对国内